

佛說生經卷第三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璧三

佛說所欣釋經第二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所欣釋子多所遊至出入無節所詣門族不可稱計或晨或冥或早入冥出於時阿難優陀薄拘盧等合會一處謂所欣釋子曰賢者何爲而多行來不知時節何不時出時入所詣之處不自節量所欣釋子尋罵衆賢出麤獘辭卿等無智擾

擾搖動不能自安喧呼惡口卿等懈怠不爲衆僧有所興立吾今出入常爲衆僧嚴辦所當卿等能任如是勞乎爲諸衆僧有所辦耶勿得謂吾多有事理諸賢多務甚於吾身所欣釋子卿等且復有所合辦知何如吾辨衆僧事時諸比丘同共發意彼時三人言語柔軟威德殊妙依本福行多所獲致過踰於彼所欣釋子鈍愚男子以卒暴決愚駢自用強有所求不得如志有一異天詣長者家得滿大甕若干供養賢者阿難詣他長者以柔軟

辭宿德堅強爲說經法令其家人歡喜踊躍從得分衛大獲供養隨意所施不強不求時諸比丘往啓佛具說本末佛告諸比丘於此四人不但今世爭功分衛唯有一人所獲薄少餘人得多阿難比丘衆人勸助一人所安往古久遠不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爲親厚相歛聚會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來入城各共議言吾等設計從其獵師當索鹿肉知誰獲多俱即發行一人陳辭出其獵言而自高傲咄卿男子當惠我肉欲

得食之第二人曰惟兄施肉令弟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愛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損肉惟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同飢渴時獵師察四人言辭各隨所言以偈報曰卿辭甚麤廣三云何相與肉二其言如刺人且以角相施

復以偈報第二人曰

此人爲善哉 謂我以爲兄 其辭如肢體便持一脚與

復次以偈報第三人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離言如腹心
便以心肝與

復次以偈報第四人曰

以我爲親厚 其身得同契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施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辭麤細各與肉分於
時天頌曰

一切男子辭 柔軟歸其身 是故莫麤言
乘利不離身

爾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麤辭則所欣釋子第

二人者毘陀和黎第三黑優陀第四阿難也
天說偈者則吾身爾時相遇今亦如是佛說
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國王五人經第二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諸尊比丘各
發心言賢者舍利弗賢者阿那律賢者阿難
輸輸及諸弟子五百之衆本俱一時棄家爲
道無所貪慕不志世榮悉爲沙門時舍利弗
嗟歎智慧最爲第一斷衆狐疑和解闡諍分

別道義無所不通如冥中有炬火多所照曜
時阿那律嗟歎巧便爲衆人匠多所成就現
若干衍令人喜悅工巧第一於時阿難嗟歎
端正色像第一顏貌殊妙見莫不欣衆人愛
重一切尊敬歎爲佛有三十二相於時輸輪
既勤修習未曾有懈嗟歎精進世間無倫又
能入海多所成辦如來世尊現生釋種棄國
捨王得成佛道端正無比色像第一如星中
月光明超日體長丈六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其聲八部出萬億音所講說法天龍鬼神人

物之類各得開解皆得其所佛諸兄弟伯叔
之子雖各自譽皆歸命佛以爲弟子佛之功
德不可稱限從無數百千億劫積累功德自
致得佛爲一切人示其道路俱往詣佛問其
本末誰爲第一我等聚會各各自歎己之所
長佛告比丘此諸人等不但今世各自稱譽
常歎己身第一無雙前世亦然生生所歸皆
伏吾所吾尊無極所以者何乃往過去無數
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曰大船國土廣大羣
僚大臣普亦具足其土豐熟人民熾盛王有

五子第一智慧第二工巧第三端正第四精進第五福德各自嗟歎己之所長其智慧者嗟歎智慧天下第一以偈頌曰

智慧最第一 能決衆狐疑 分別難解義
和解久怨結 能以權方便 令人得其所

衆庶觀歡喜 悉共等稱譽

第二者嗟歎工巧以偈頌曰

工巧有技術 多所能成就 機闢作木人
政能似人形 舉動而屈伸 觀者莫不欣
皆共歸遺之 所技可依因

第三人嗟歎端正以偈頌曰

端正最第一 色像難比倫 遠近莫不聞 皆來尊敬之 慎事普慇勤

家人奉若天 如日出浮雲 第四人嗟歎精進以偈頌曰

精進爲第一 精進入大海 能越諸患難
多致珍寶財 勇猛多所能 由是無所礙

家業皆成辦 親里敬欣戴 第五人嗟歎福德以偈頌曰

福德爲第一 所在得自然 富樂無有極

生生爲福田 福爲天帝釋 梵天轉輪王

亦得成佛道 具足道法王

各各自說已之所長各謂第一無能決者各

自立意不相爲伏轉相謂言吾等各當自試

功德現丈夫之相遠遊諸國詣他土地爾乃

別知傑異之德誰爲第一時智慧者入他國

土推問其國人民善惡穀米貴賤豪富下劣

聞其國中有兩長者豪富難及舊共親親中

共相失衆人構叛鬭使成怨積有年歲無能

和解者其智慧者設權方便齋好饋遺百種

飲食詣長者門求索奉現長者即見進其所
齋饋遺之具以其長者名辭謝問訊前者相
失以意不及衆人構叛遂成怨結積年違曠
不得言會思一侍面叙其辛苦故遣飲食饋
遺之物惟見納受無見譏責亦無父怨母讐
故遣吾來以相喻意其長者聞欣然大悅吾
欲和解其日久矣但無親親以相喻意乃復
辱信枉屈相喻誠非所望同念厚意便順來
旨不敢違命其智慧者解長者意燿然無疑
辯出而退詣第二長者亦復如是解喻其意

如前所言便共剋期共會某處聚合衆人和解仇怨應時醺飲作諸妓樂共相娛樂各各相問本末和解意乃知此人以善權和解兩怨令親如故各自念言吾久相失一國中人不相和解乃使此人遠來相聞和解其恩難量非辭所盡各出百千兩金而奉遺之即持此寶與諸兄弟以偈頌曰

言辭所具足 辭能造經典 正士能博聞
安隱至究竟 觀我以智慧 致此若干寶
衣食自具足 并及布施人

時第二工巧者轉行至他國應時國王喜諸妓術即以材木作機關木人形貌端正生人無異衣服顏色黠慧無比能工歌舞舉動如人辭言我子生若干年國中恭敬多所饋遺國王聞之命使作妓王及夫人升閣而觀作妓歌舞若干方便跪拜進止勝於生人王及夫人歡喜無量便角眨眼色視夫人王遙見之心懷忿怒促勃侍者斬其頭來何以眨眼視吾夫人謂有惡意色視不疑其父啼泣淚出數行長跪請命吾有一子甚重愛之坐起

得賞若干寶 誰爲最第一

進退以解憂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殺者我共當死惟以加哀原其罪暨時王恚甚不肯聽之復白王言若不活者願自手殺勿使餘人王便可之則校一肩楔機關解落碎散在地王乃驚愕吾身云何瞋於材木此人工巧天下無雙作此機關三百六十節勝於生人即以賞賜億萬兩金即持食出與諸兄弟令飲食之以偈頌曰

觀此工巧者 多所而成就 機關爲木人
過踰於生者 歌舞現妓樂 令尊者歡喜

第三端正者轉詣他國他國人民聞有端正者從遠方來色像第一世間希有人民皆往奉迎飲食百味金銀珍寶用上遺之其人作妓衆庶益悅贍戴光顏如星中月嬌貴之女多有財寶衆藏盈滿獻致珍異無數億寶得此寶已與諸兄弟以偈頌曰

善哉色如華 端正顏貌足 女人所尊敬
又得常安隱 衆人所觀察 猶如星中月
今致若干寶 自食并施人

第四精進者轉詣他國到一江邊見一栴檀樹隨流來下脫衣入水泅截接取國王家急求栴檀即載送上數斤得百萬奇異之寶不可稱計與諸兄弟以偈頌曰

精進最第一 勇猛能入海 致於衆珍寶
以給家親屬 賴我浮江水 接得妙栴檀
致金若干數 自食及施人

第五福德者轉詣大國時天暑熱卧于樹下
日時昧中餘樹蔭移此人所卧樹蔭不動威
神巍巍端正姝好猶如日月彼國王薨無有

太子可嗣立者衆人議言當求賢士以爲國
主募人四出選擇國內可應立者使者案行
見一樹下有此一人於世希有卧於樹下樹
簾不移心自念言此非凡人應爲國主尋往
徧啓國之大臣具說本末於時羣臣即嚴威
儀導從騎乘印綬冠幘車駕衣服則往奉迎
洗沐塗香衣冠被服佩帶畢訖皆拜謁稱臣
昇車入宮南面立詔國即太平風雨時節即
令勅外詔有四人一者智慧二者工巧三者
端正四者精進召至中閣一時俱集令作侍

衛時福德王以偈頌曰
有福功德者 得爲天帝釋 帝王轉輪王
亦得爲梵王 智慧及工巧 端正并精進

皆詣福德門侍立爲臣僕

時福德王遂以高位署諸兄弟各令得所佛
告諸比丘爾時智慧者則舍利弗是工巧者
則阿那律是端正者則阿難是精進者則輸
輪是福德者吾身是此等爾時各自稱歎已
之所長以爲第一於今亦然此等爾時皆不
如吾而各自嗟歎吾成佛道三界之尊今皆

歸吾以爲弟子依佛得度佛說智是莫不歡喜

佛說蠱狐鳥經第二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佛告諸比丘
調達凶危橫見嗟歎者不得其理拘迦利比
丘嗟歎調達調達亦復歎拘迦利比丘其彼
二人橫相嗟歎無義無理諸比丘聞徃白世
尊唯然大聖觀拘迦利比丘因依正典緣法
律教以信出家而爲沙門橫歎調達以非爲

是不得義理又彼調達嗟歎拘迦利比丘以

非爲是以是爲非佛告諸比丘今此輩愚騃

之等不但今世橫相嗟歎以非爲是以是爲

非前世亦然乃往過去久遠世時黃門命過

親里即取棄榜樹間彼時蠱狐烏鳥來食其

肉時共相嗟歎樹間烏鳥爲狐說偈曰

君體如師子 其頭如仙人 脂猶鹿中王

善哉如好華

於時蠱狐印於樹間以偈讚曰

誰尊在樹上 其慧第一最 其明照十方

如積紫磨金

於時烏以偈報頌曰

君則大師子 欲見君故來 君脂如鹿王

善哉得利義

蠱狐復以偈報頌曰

誠信實相知 倶相歎至誠 合積紫磨金
所問服食此

爾時去彼不遠有大仙人處於閑居淨修爲
道聞狐及烏轉共相譽心自念言彼等之類
橫相咨嗟彼言皆虛無一誠實以偈問曰

吾久見所興至此俱兩舌自藏於樹間俱食於人肉

於時烏賊恚以偈報仙人

師子及孔雀共食於禽肉於彼髡滅頭次第而求活

仙人以偈答曰

樗樹臭下極一切鳥所惡衆鹿所依因棄死黃門身汝輩下賤物俱來聚會此食於黃門身自稱爲上人

拘迦利是仙人者則菩薩是爾時共俱相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於今亦然
佛說比丘疾病經第二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一比丘疾病困篤獨自一身無有等類無有視者亦無醫藥衣被飯食不能起居惡露自出身卧其上四向顧視無來救濟者便自歎息今日吾身無救無護時阿難見徃白佛唯然大聖吾身今日得未曾有如來世尊大慈大哀有病比丘當

念救濟吾乃往世無數劫時救此比丘疾病之患今世亦然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於空閑處多神仙五通學者在彼獨處各各相勸轉相佐助各各取果以相給足以作籌筭設使疾病轉相瞻療時有摩納學志有所緩急常馳走赴趣有一學志若有急緩疾病之厄初不視贍時彼學志有急緩時無有救者則自獨立無伴無侶彼於異時身得疾病無療贍者亦無持果授與食者是時五通仙人是彼和尚見之如是心自念言此人孤獨無有救

護心慾念之即往到其所即問之曰摩納學志卿強健時頗有消息問訊不寧有親厚朋友乎即時報曰無也和尚亦無親厚知識之友我之父母家屬親里去此大遠又問曰此梵志共頓一處不與親友結爲知識耶答曰無也和尚答曰不結親友無有知識以何爲人卿見餘人展轉相敬展轉相事卿獨不也今日孤獨無有救護於時仙人扶接摩納使之令坐將詣自所頓處勸之安心將詣親友而以療治則頌偈曰

棄捐于妻子 出家無所慕 聖和尚爲父
等類則兄弟 詛與梵志俱 而不相供視
得疾病困篤 孤獨無所依 察子見此已
梵行爲親友 普行子恭敬 展轉相瞻視
時佛世尊往詣比丘而問之曰今得疾病有
瞻視醫藥牀卧具乎白曰孤獨無瞻視者無
醫無藥去家甚遠離於父母無有兄弟親里
伴侶無供侍者世尊又問卿強健時頗瞻視
功德具足無所乏少尚瞻視之况我罪福未
斷而不興福耶時佛手洗天帝水灌還復卧
之飲其醫藥即時除愈爲說經法即時得道
時不瞻視人不問訊疾病誰當瞻視卿乎善

惡有對罪福有報恩生往返義絕希疎佛爲
一切三界之救度王道當捨卿耶前世教
卿今亦當然佛扶起之欲以水洗時天帝聞
佛所言屈伸臂頃忽然來下欲洗浴之佛言
拘翼卿在天上香潔之中安能救洗穢濁臭
處天帝釋答曰向者世尊說此比丘本不瞻
人不視疾病孤獨無救佛爲十方一切之救
功德具足無所乏少尚瞻視之况我罪福未
斷而不興福耶時佛手洗天帝水灌還復卧
之飲其醫藥即時除愈爲說經法即時得道

世尊以偈讚之曰

人當瞻疾病 問訊諸危厄 善惡有報應
如種果獲實 世尊則爲父 經法以爲母
同學者兄弟 因是而得度
三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審裸形子經第二十七

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國王因梵
志女而生一子名曰至誠外道異學審裸形
子而爲作字其裸形子智慧聰明有超異之

慧有所講說多所降伏於諸經典無所不博
普爲衆人共其國王博達衆義往詣世尊其
尼犍有四姊弟因梵志生敬樂異學一名饕
餐二名興貪三名金誠四名誠雪時裸形子
遣詣佛所欲試世尊皆受法則悉知經誼具
來我說爾時姊弟各相謂言吾等共詣沙門
瞿曇所試其舉動行步進止取其長短便共
往詣棄捐居家悉爲沙門受具足戒時佛世
尊以往世喻而開化之導示本源諸根所從
功德之本棄捐貢高除其憍慢皆得羅漢時

裸形子問諸姊弟所試云何諸女則以無央
數誼嗟歎世尊稱譽經典法律之妙不可勝
限時裸形子不受女言汝等以家事往欲試
亂道反爲世尊所見攝取迷惑誑詐譬如有人
行入水中洗去垢濁令身淨潔反溺水死
生三十三
汝等如是欲往試佛壞其道意視所舉動取
其長短反爲瞿曇所見迷惑沒溺自失不得
濟已譬如有人行入果樹欲採好果反爲禽
獸虎狼所食亡身不還汝等如是往試沙門
瞿曇取其法則舉動長短以來語吾而反沒

溺爲彼瞿曇所見迷惑譬如蛇虺弊蟲凶惡
之人尚可親近可信可樂可致吉祥安隱之
法世尊瞿曇求是功德安隱之誼終不可得
諸女答曰世尊道德去人四廻瑕穢之毒令
人安隱寂然虛空尚可有瑕如來世尊未曾
有短男女見之莫不安隱時爲我等說微妙
誼咨歎道稱我等歡喜稽首歸命時比丘僧
具足啓佛唯然世尊且觀外學裸形之子有
異語誹謗佛道反譏諸女汝等何故歸命世
尊觀其舉動當取長短而來語我反爲迷惑

沉溺其身不能自濟佛告諸比丘裸形子遣四女人欲來試佛取其長短世尊無瑕何從取閻佛尋開化皆令得度至無著證乃往古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曰迦隣與他國王結爲怨仇欲往壞之即遣四女端正殊妙姿顏無雙而往試之取其長短爲內匿賊詣阿脂王許時阿脂王有尊太后端正殊好無不尊敬威神巍巍殊德無量無有瑕穢柔和無獧名稱遠聞安詳柔和迦隣王女嗟歎阿脂王功德世之希有名稱遠聞八方上下莫不宣

揚我等父王諱爲迦隣故相遣來以相給侍奉在左右我父王辭曰其王德殊微妙難及無有瑕垢安詳不暴忍辱無穢與人語言才辯殊異聞名輒伏我不受言其國屬阿脂王爲大國主又國號曰虛空王所止處有一大臣名曰細那第三聰明智慧聖達難及十四卒慧尋答爲王輔臣時迦隣王不隨女言棄詣大國細那土界與大衆俱周而圍繞王問傍臣當柰之何吾自開門而捨去入此他門傍臣對曰無得恐懼天王自安譬如師子處於林間不

是樹木今住於此亦復如是城郭則安得護無患以偈頌曰

以自開其門 反入此國界 阿蘭之大士
如師子林樹 安護而得護 自然無所畏
其欣踊國王 可以長安隱

人健論議其言流溢何脂王聞其迦隣王以財利故及其名稱發意所趣則歎頌曰此事大佳微妙難量名德流布無有衆惡能堪任法將無於此有所誑詐又問曰其此仙人天帝之神皆遊迦隣國界威神廣大彼聞我德

即當得勝其迦隣王便當破壞而自降伏時阿脂王心自念曰彼諸仙人終不妄語諸仙人曰吾當得勝功德無量所說如此諸臣報曰唯然大王仙人至誠終不虛言以偈頌曰諸迦隣得勝 緣是而降伏 阿脂王失計仙人說如是 善哉言質直 所興無所失以故說此言 自然有聲音 天王當知之言至誠于斯 所行無放逸 而當得勝去又言阿脂王 而當復得勝 此云何至誠更爲我解說

大臣答曰不曾聞乎失聖仙人剛強難化手

執利劍像貌可畏丈夫男子以人民故承其
德本而降伏之不言自歸其阿脂王爲大丈
夫方便校計亦復如是又其眷屬和順承教
無有異心志不離別所作無上威德巍巍假
使阿脂王不得勝者今願天王目自覩之以
王勇猛計策方便權智難及終不破壞設不
相信且自目見以偈頌曰

方策尊雄計 知時強精進 勇猛有智略
察此則知勝 阿脂名德忍 開化諸瞋恚

阿脂王堪任 迦隣焉得勝

時王不用言興師起兵往詣阿脂國其欣踊
兵大臣輔佐聰明智慧勇猛精進以無上心
和不離別又阿脂王身自勇健其力聖強應
時得勝迦隣王迦隣王伏自歸謁拜生捕收
攝尋便放火於是天帝釋以偈頌曰

賢聖歎忍辱 開化諸瞋恚 降伏迦隣王
阿脂王獨勝

佛告諸比丘欲知時迦隣王者審裸形子是
阿脂王者則我身是欣踊大臣則舍利弗是

帝釋者阿難是爾時相隨以爲伴黨義理相化上下相承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佛說腹使經第二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其國米穀踊貴人民飢餓佛諸比丘各欲散流去遊諸國以爲歲節賢者阿難博聞多智於法無取辯才無礙佛所說經爲無數人護受經典精進難及心自念言假使世尊詣於餘國而造歲節處於他域無央數人失其德本坐具無所

乏少假使如來止此舍衛而爲歲節多所安隱爲成德本於時世尊愍傷羣黎欲救護之入舍衛城波斯匿王傍臣人民往詣國王阿難自往說此本末王波斯匿聞阿難言請佛三月及比丘衆若干種饌飲食具足病瘦給藥一切所安隨其所樂如是三月無所乏少佛比丘衆舍衛歲節時諸比丘心自念言賢者阿難功德難及得未曾有行權知時曉了誼理勸化國王波斯匿王供養世尊及比丘衆歲節三月皆令安隱令比丘衆九十日中

無有憂慮一切施安所供無之令比丘衆各
自安隱不復遊馳至於他國時佛徹聽聞諸
比丘共議此事尋即往到比丘衆所汝等向
者何所講論諸比丘衆具足本末啓白如來
佛告比丘賢者阿難非但今世行權知時前
世亦然行權方便乃去往古久遠世時波羅
摩三十七奈國時有王名梵達王有大德名稱遠聞時
國飢饉米穀踊貴人民飢餓乞者衆多無以
可供王喜施與四面來乞集如浮雲十方皆
至隨力所任而供給之布施如是無有休息

穀米遂貴天轉旱酷不復降雨所種不收人
民飢困乞者日滋詣王宮門倉庫虛竭時諸
臣吏各共議言今此國王敢來乞者尋即施
與不能逆人天旱不雨乞者遂甚米穀踊貴
倉庫虛盡將欲壞國時諸大臣欲救護國往
詣王所具足爲王啓說此議王所施與今可
省息於法可依須後豐有爾乃復施王告之
曰吾所施與不能懈止寡人有今志願布施
焉違本心又來求者何忍逆之其不來者乃
無所施時諸羣臣各共誼言吾等於宜當共

作計令諸窮士不得令來乞爾乃斷耳於時王施未曾懈廢心自願言令諸倉穀莫使消滅時諸法明吏告勅四遠不得令往從王乞匱敢有乞者皆受誅罰棄命都市四遠乞者來詣其國聞此急教不敢行乞不得見王愁憂懊惱問諸大臣審有是命又問父母實有急救不得乞乎答曰有之不得行乞乞者又問假令遠方有諸使吏東西南北皆足廩價穀糧飲食今此臣吏獨欲飲食故出教勅諸四遠貧窮乞士不得詣門從王乞匱假使乞

者罪皆應死惟遠方使得見食廩展轉相語衆人皆知諸臣所建非王所為有一梵志飢窮經日欲行乞匱以救其命徧行求索給足妻子假使穀賤乞匱易得所獲無量設穀踊貴乞匱難獲馳走乞匱無所不至裁得活命心懷憂悴不可復言其婦於時謂梵志言汝遭勤苦乞匱遇患無所不至而不能得何不詣王從其乞匱本聞國王敢有乞者不逆人意梵志答婦汝不聞耶國王有令不得令人詣王乞匱惟遠方使乃得進見給其廩價餘

人乞者必當見斬梵志答婦我身今日欲得求安反見危害既依仰他復見毀辱其婦答曰如諸臣吏告勅四遠惟遠使得前不聽餘人卿欲安隱何不作使可爾言耳食乃可得於時梵志即受婦言執杖奉使著奉使冠詣王宮門門吏曰子所從來答曰從遠使來門吏白王啓其本末即時現之子所從來今十六國穀米踊貴各自守界何從自致從何國來吏具問是已梵志答曰聞服王德故被使來吏又問曰於是國界見彼國耶村落墟聚

足可達知假使爲已惟願天王獨爲已者所求易得欲見大王故來求現門吏問之其對如是王曰現之梵志即入王問之曰爲誰使來梵志對曰求不忍懼若見聽許乃敢啓王說所使來王告之曰便具自說原除恐難王又問言誰爲使來梵志啓曰大王欲知之我腹使來於時梵志即說頌曰

衆人求財利 或遇諸怨賊 我爲腹使來國主惟願恕 誰爲最尊勢 誰其第一先我實爲腹使 大王勿罪責 諸佛乃緣覺

聲聞聖弟子 捨置寂然處 入城聚落乞 窮厄無所依 生身遭苦患 今我爲腹使 惟人尊見恕

於時王愍傷之則以偈報梵志曰

梵志當施卿 赤犧牛千頭 及與犢子俱
焉得不惠使 吾爲諸使者 紿與所飢乏
爲使者作使 加施無恐懼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梵志者阿難是也梵
達王者波斯匿王是爾時阿難開化令悅戴
仰譽量於是阿難今世在國復化波斯匿王

穀米饑餓供養世尊及比丘衆三月之中無
所乏少是故比丘當學善言柔和之辭當作
巧辭方便之語是諸佛教佛說如是莫不歡

喜

佛說弟子過命經第二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異比丘有弟
子志性溫雅功德殊異意行仁賢至誠安隱
身常侍從宿衛和尚恭順良謹精進難及順
從法教不違師命於時短命宿世所種其毒

薄少幼小亡歿即生天上在忉利宮適生天
上則觀天上不久堅固但觀大火吾本所志
不得如意不至究竟與善師友不能相守今
捨善師反隨惡友於是遠至尊和尚及阿
夷梨衆諸等類修梵行者四輩弟子比丘比
丘尼清信士清信女有佛世尊普一切智其
慧徧見號曰如來至真正等覺今悉遠大
聖世尊和尚師友及諸同學無央數劫百千
之數難值難見興于世間不可得遇講說經
典深妙優奧難限未曾所念口不發言而爲

安隱皆開化之分別智慧說諸緣起各各解
了所從有因無央數劫所未聞見悉爲解決
吾本遭遇和尚可值此經典法律棄家爲道
得作沙門不至超異如是等類所當興立不
得究竟今反當爲放逸行乎今吾寧可先詣
世尊諮詢經義則自曉責感傷已身即以其
夜威神光光明徹遠照往詣世尊稽首足下
却住一面佛見其心真正樂道純淑在法爲
說四諦苦集盡道即見四諦於是世尊如其
本根而爲分別得至果證歡喜踊躍受其嚴

戒稽首佛足右繞三匝已忽然不現於時和
尚心念弟子功德性行愁憂感結泣涕雨淚
不能自解等類諫喻不能究思於時比丘往
啓世尊世尊告曰呼比丘來問之比丘何爲
憂惱不能自解比丘白曰弟子終歿佛言何
故愁憂不能自解比丘白曰唯然世尊我彼
弟子甚大良謹仁賢溫雅名德難量未有究
竟而中夭歿以故憂惱不能自寬佛告比丘
勿復愁憂所以者何卿之弟子已至究竟得
生天上今日夜半來至佛所威神巍巍光明

遠照稽首足下却住一面吾爲天子講說經
法具足廣普分別聖諦於是天子即於座上
成至聖法佛爲比丘說此本末即時歡喜除
其愁憂不復涕泣於時世尊教彼比丘除憂
惱根諸比丘各心念言得未曾有大聖世
尊以無上法藥療此比丘憂惱之患於彼弟
子疾病命過愁憂懊惱無能解者見佛世尊
衆患皆除真爲如來至真等正覺於億千劫
歌頌佛德不可窮盡佛時遙聞諸比丘衆共
議此事佛即往詣告諸比丘向者共會爲何

所論比丘白佛唯然世尊向者共會歎佛功德聖尊無極度諸未度脫諸未脫滅諸未滅療治一切姪怒癡患爲無上醫常以法藥療諸心病向者蠲除比丘憂患以是踊躍不能自勝佛告諸比丘如汝所云今此比丘見弟子終愁憂感結不能自解獨佛世尊前世宿命亦復如是乃去往古久遠世時有異閑居一象生子墮地未久其母終亡去彼不遠仙人所處有上威神功德具足志懷大哀遙見象子其母命終裁能舉足東西遊佯不能自

活即時扶將詣所止頻飲之以水將果飼之彼時象子仁和賢善功德殊妙樂于義理異得安隱無有憂患除諸衆惱於時仙人卧起同處身形轉長衣毛鮮澤則以水漿供養仙人其好果蓏然後自食往反慇懃奉侍不懈三彼時仙人愍哀象子觀其德行愛之如子視之無厭敬之無極時天帝釋則時發念今此仙人志在象子猗念無厭今我寧可別令愁感時帝釋示現試之化使象子忽然死地而血流離仙人見之象子死亡愁憂巨言涕泣

橫流不能自解餘仙人聞來諫曉之不能除憂不復食飲時天帝釋自以其身住在虛空即爲仙人而說偈曰

仁者已棄家至此無眷屬諸仙人之法憂死非善哉假使悲涕泣能令死者生皆當聚憫泣假啼哭不活已習共頓止而與象子俱則有愍恩情不得不愁憂死人哭於死其有啼哭者明智不懷憂仙人慧何啼

活如故於時仙人見象子尋大踊躍不能自勝不復愁憂天帝釋即尋爲仙人而說頌曰以拔卿憂惱心所懷愁感於今仁無患而除子憂感令人離愁惱及一切親屬如卿今日歡見象子起故時天帝釋復以偈頌曰
三
吾愍傷卿故欲除諸憂感故興此因緣增益於塵勞明者曉了斯恩愛生苦患則察其內外無得興變化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仙人者則於今此和

尚身是時象子者死弟子是天帝釋者則我
身是也爾時相遇今亦如此佛說如是莫不
歡喜

佛說生經卷第三

音釋

廣古猛惡也切覽於耕瓦器切眊側治切櫟先結摸也切愕
逆各切涸似由切浮行水上也切幘側革切切覆髻巾也切擣抽居切
錯愕也誤也切鋤他刀切切惱私呂切切惱智之稱也

永樂北藏

佛說生經

第六二册